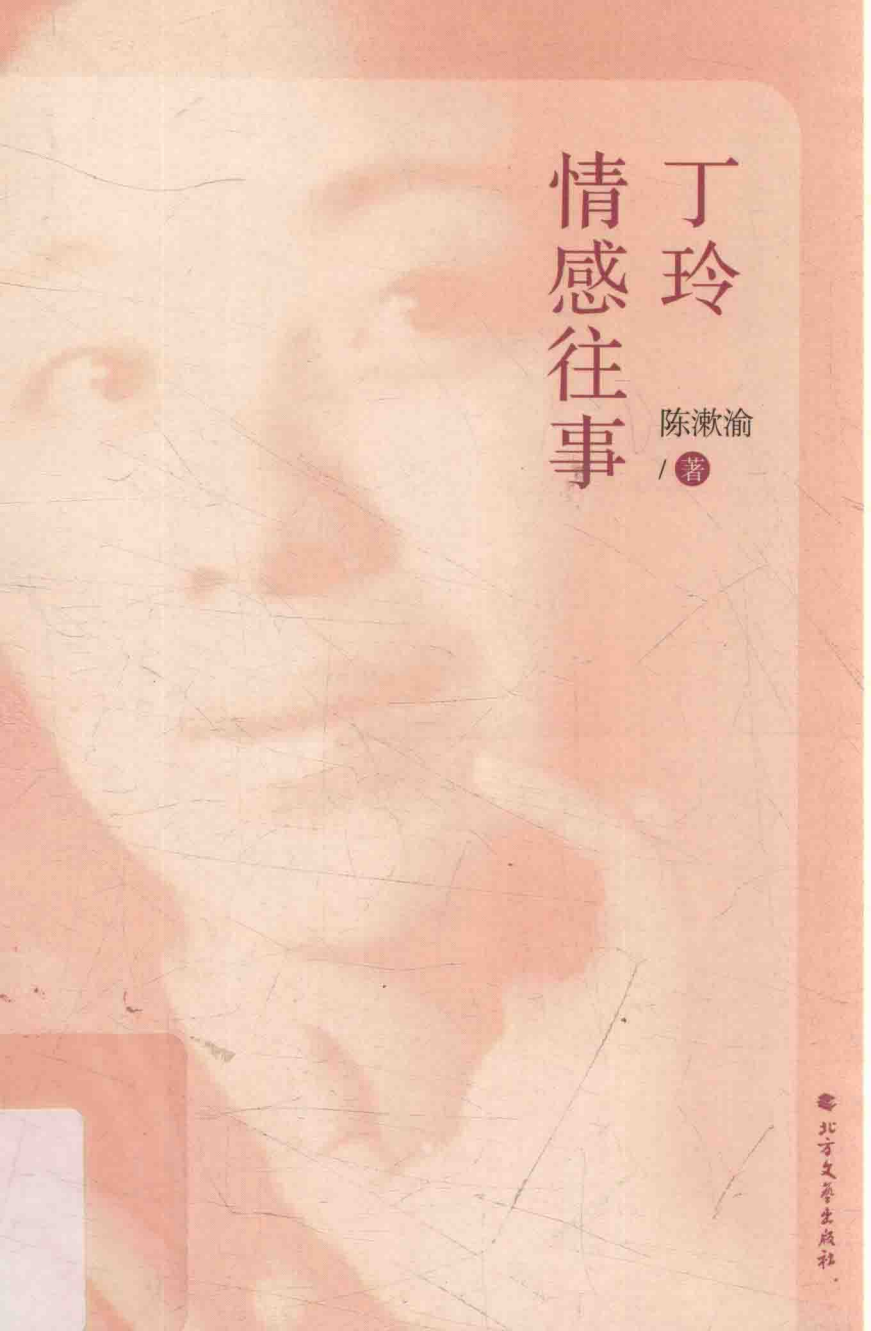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丁玲 情感往事

陈漱渝

/ 著

陈漱渝◎著

扑火的飞蛾

丁玲情感往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丁玲情感往事 / 陈漱渝著. -- 哈尔滨 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8.1
ISBN 978-7-5317-4070-4

I. ①丁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57625 号

丁玲情感往事

Ding Ling Qinggan Wangshi

作 者 / 陈漱渝

责任编辑 / 王 爽

装帧设计 / 壹·书装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网 址 / www.bfwy.com

邮 编 / 150080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

印 刷 /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87 × 1092 1/32

字 数 / 140 千

印 张 / 8.5

版 次 /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4070-4

定 价 / 46.00 元

目 录

一个真实人的真实片断 / 001

——悼丁玲

干涸的清泉 / 010

——丁玲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

让事实和档案说话 / 035

——丁玲与沈从文的两次精神危机

解析沈从文给陈漱渝的两封信 / 051

发生在延安的浪漫故事 / 065

——丁玲与萧军

宽厚的人是美丽的 / 093

——丁玲与陈学昭

琐谈《北斗》忆颜雄 / 101

我与丁玲研究 / 112

飞蛾扑火：丁玲的情感生活 / 124

——以丁玲和冯雪峰为中心

丁玲小传 / 256

无心插柳未成荫（后记） / 265

一个真实人的真实片断

——悼丁玲

1986年3月15日，丁玲的大幅彩色照片矗立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礼堂门口，迎接着排成长阵前来跟她遗体告别的人们。在络绎不绝的佩戴白花的行列中，很多人是丁玲愿意见到或极想见到的，但也会有个别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也许是她并不乐意见到的。丁玲可能早已预见在她死后会有这样的场面。是的，历史上任何杰出人物去世之后，大抵都会出现这种热闹非凡的场面。我想，既然感情上跟丁玲比较亲近或疏远的人们，历史上有心或无意一时曾支持或打击丁玲的人们，在她死后终于能够汇集一堂，这本身就表明了丁玲是一个伟大的存在；当然，她也跟其他杰出人物一样，不可避免地有着自身的缺点和弱点。

彩色照片上的丁玲在微笑着，那双能够作为她外形独

特标志的大眼睛仍然在放着光彩，眼角的道道鱼尾纹，深深地刻下了她跟我们的国家、民族一起经历磨难的历史印记。照片的左侧印有丁玲的手迹，那是从《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》一文中摘引的一段话：“‘飞蛾扑火，非死不止。’我还要以我的余生，振翅翱翔，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，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。”瞿秋白同志在20世纪20年代对丁玲的八字评语，成为了丁玲毕生遵循的座右铭，解放前激励她在“魍魉地狱”中保持革命的节操，解放后激励她度过了“左”的错误迫害下那些难熬的“严寒的日子”；即使长期生活在被称为“风雪人间”的北大荒，她仍然忠贞不渝地始终坚持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。

1950年，丁玲为开明书店出版的《胡也频选集》撰写过一篇文情并茂的序言，题为《一个真实人的一生》。丁玲也是“一个真实人”，一个真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。遗憾的是，限于自己的学力和跟丁玲的交往，我无法展现她真实而光辉的一生，只能在悲痛中斷断续续写出她一生中若干不相连贯的片断。这些片断无疑都是从她真实的内心深处掏出来的。

“我喜欢朴实一点的东西。”

丁玲的客厅里，挂着叶圣陶书赠她的词《六么令》、鲁

迅的七绝《悼丁君》，还摆着一尊鲁迅的瓷像。除开这些，引起我兴趣的还有一只白松鼠。丁玲介绍说：“这是雕刻家刘开渠的作品。刘开渠是老实人，雕出来的东西也是老实样。本来，小松鼠是还可以塑得更活泼一点的。但是我就是喜欢朴实一点的东西。”她由此忆及一段往事：大约是20世纪20年代末，她就结识了刘开渠。当时，刘只晓得她是穷诗人胡也频的爱人，不了解她本人是一登台就挂头牌的作家。有一次，刘开渠看到她桌上的文稿，上署“丁玲”二字，这才吃惊地问道：“你就是丁玲呀！”说到这里，丁玲不禁开怀大笑起来。

“你们不要吃烈士嘛！”

丁玲厌恶那些靠别人声名牟取私利的人。解放初期，有一位烈士的侄儿要过继给烈士做儿子，以享受烈士家属待遇。她颇不以为然，说：“优待烈属是国家一项政策，但你们要靠自己努力，不要吃烈士嘛。”

1980年，又有一个自称是也频的好朋友的人，拿出一张丁玲跟胡也频烈士的合影，照片背面有他们两人的各一句题词，想要公开发表。丁玲郑重告诉我：“这个题词不可能是真的。所谓胡也频的题词，使人觉得他自己有即将成为烈士的预感；所谓丁玲的题词，使人觉得她自己有即将

遭到逮捕的预感。我当年把这张照片寄回老家，背面并没有题词，后来被人借去看了，还回来就有了这种题词。”丁玲说，她决不承认这种并不存在的事实。

“你们不要跟那些自诩为理论家的人跑。”

1980年8月，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在庐山举行，丁玲应邀参会，围绕“文艺与政治关系”作了一次发言。她强调，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，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，创作和批评文艺作品一定要讲社会效果。她认为，提“文艺为政治服务”的口号，跟提“文艺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”的口号，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。她告诉我，这次会议后来发了简报，但把她下面的这些话删掉了：

“你们不要跟着那些自诩为理论家的人跑。他们今天说东，明天说西，你哪里跟得过来？有时间不如多读几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，从中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。”

“我是吃鲁迅奶长大的。”

还是在庐山高校文艺理论讨论会上，有人说，巴金作品在解放前要比鲁迅作品的社会影响大，很多人是读了巴金作品走上革命道路的。丁玲说：“这不符合历史。巴金作品虽然写得好，发行量也大，也起了进步作用，但那时他

的作品的革命倾向和思想深度，以及影响的深远，跟鲁迅作品还有不同。巴金同志如果听到这样的评论，也会不同意的。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，很多人都受过鲁迅作品的熏陶。鲁迅说他自己吃的是草，挤出来的是奶。我便是吃鲁迅奶长大的。鲁迅是指引我道路的人，我永远站在他的一面。”

“毛笔”的故事

在我保存的珍贵纪念物中，有一张30厘米宽、26厘米长的照片，上面是毛泽东同志1937年2月写的一首《临江仙》。丁玲在赠我的这张照片上签了名，并注明赠送时间“1980.12”。丁玲介绍了这首词的题写和保存经过。她说，1936年11月中旬，她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党中央的临时所在地保安（现为陕西省志丹县），受到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张闻天等领导同志的欢迎。不久，毛泽东同志抄写了这首调寄《临江仙》的欢迎词给她。后来因为战局动荡，她把这首词的手迹装进一个中式信封，带到大后方，委托胡风保管。胡风在信封上写了“毛笔”二字，意即“毛主席的笔迹”。1955年抄胡风家时，抄家者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东西，没有拿走。十年浩劫中，胡风的东西再次被抄，他把这个信封放在一只皮包的夹层中，结果，皮包里胡风自己的东西被抄走了，而这个信封却安然无恙。丁玲风趣地说，当时如

果发现了这个信封，有人就会说丁玲跟胡风早有勾结了。

“这样的人有什么可肯定的呢？”

大约是1983年，有家文艺刊物发表“翻案文章”，说赛金花如何如何好。丁玲气愤地说：“赛金花原本是状元夫人，后来主动当了妓女兼鸨母，甚至发展到跟侵略者睡觉。这样的人有什么可肯定的呢？发表这种文章，对年轻一代有什么影响呢？还有人把赛金花跟陈白露相比，这是不对的，曹禺笔下的陈白露，毕竟厌恶周围庸俗、卑污的人们，不甘心于丑恶污浊的生活，赛金花怎么能相比？”

“我哪想当什么作协主席！”

1983年9月，丁玲为一部未刊稿写了一篇短序。我征得她的同意，改题为《鲁迅与我们党的关系》，先在我们单位的内部刊物《鲁迅研究动态》（总第23期）刊出，后又转寄给《人民日报》文艺副刊《大地》。该版负责人同意公开发表。我很高兴，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丁玲，不料丁玲说：“这篇文章我不发表了，因为有人正在造我的谣，说我想在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竞选主席。我今年79岁，明年80岁整，有生之年连自己想干的事情还做不完，哪里会想当什么作协主席。但有人编造这种谣言，从北京一直

造到上海。如果这个当口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文章，有人不就会讲这是为争当作协主席制造舆论吗？”

“有人讲中国现代散文根本不提我。”

我对丁玲说，我爱读她的散文。还是上初中的时候，我就读过她的《彭德怀速写》《三日杂记》等。我至今还能背诵《三日杂记》的开头：“也许你会以为我在扯谎，我告诉你，我是在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寂静的山沟里行走。遍开的丁香，成团成片地挂在两边陡峻的山崖上，把崖石染成了淡淡的紫色……”

丁玲说：“是的，我写过一些散文。但有人讲中国现代散文时，根本不提我，好像我只写了小说。”说完，她在新出的《丁玲散文集》上签了名，要我转赠给鲁迅博物馆的资料室。

“鲁迅写文章时有多少自由？”

提到创作自由的问题，丁玲的谈兴总是很浓；看到有些人论创作自由的文章，丁玲觉得好笑。她说，作家要创作自由，首先思想要长上翅膀。没有翅膀，作家怎么飞得起来？同时，作家脑子里还要有个广阔天地，否则也没有法子展翅腾飞。一个作家，如果只关心小院、小街、小巷里的琐

事，只描写小茶杯里的风波，那他的创作自由恐怕只能是狭小天地里的自由。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绝对自由。球类运动员打球，不是也不能超越球场的边线、端线吗？

有一次，我跟张扬同志去拜访她。她冲着我说：“在旧社会，很多好作品都是在不自由的环境里写出来的。你是研究鲁迅的，鲁迅写文章时有多少自由？”张扬笑着对丁玲说：“你的话里还有很多辩证法哩。”

“应该重编一部‘左联’史。”

1985年年初，丁玲去延安探亲访友。返京后，她十分感慨地对我说：“现在有些人讲延安的文艺运动，只剩下一个鲁艺，这不全面。讲‘左联’的历史，不讲冯雪峰，不讲潘汉年，这也不全面。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历史原因的。三中全会以来，党中央一再强调拨乱反正，但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。趁文艺界很多老同志还健在，你们应该集体编写一部符合历史面貌的‘左联’史。”

“不要搞什么平衡。”

丁玲认为，我国文艺界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宗派。开始是一些思想、艺术志趣相近的人结成社团、流派，这并不坏，但后来有些人掌了权，利用权力搞宗派，这就害人

了。有的人被同派的人包围吹捧，飘飘然起来，缺乏自知之明，好比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皇帝，自以为穿的是新装，其实别人看得到他到底是什么模样。现在有的刊物不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，这当然不好。但另一些刊物搞平衡，发一篇某方的文章，同时发一篇另一方的文章，这也不好。在存在大是大非的方向问题、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，要让人看出你的倾向性，要帮助读者辨别是非，不能模棱两可，搞什么平衡。

并非结束的结束语

记得鲁迅去世前不久，许广平曾把他谈话中的精到之处记录下来，编辑成帙，题为《片断的记录》发表，成为鲁迅研究史料中颇具参考价值的回忆文章。我模仿许广平的做法，记录了丁玲生前的若干谈话片断。丁玲还有一些其他意见，看来只好留待今后续写了。可以预料，对丁玲的上述看法，人们会持有不同的评价。在一个新旧观念演化更替的历史转折时期，产生这种情况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；有些问题恐怕也无须匆忙做出结论，可以留待历史与后人去评说。但无论如何，上述看法是属于丁玲的，具有上述看法的丁玲，才是真正的丁玲。

干涸的清泉

——丁玲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

人们常将友谊比喻为生命的泉水，因为它可以润泽心灵的瘠土，使重驮着悲苦命运的人们变得更为坚实。在沈从文、丁玲、胡也频早期的文学活动中，就曾经汨汨流淌过这种友谊的清泉。作为“文章知己”，他们曾一起在北京香山静宜园的水池中荡舟，头上是朦胧的月色，耳边是隐隐的箫鼓声。他们也曾在上海望平街那摇摇欲坠的楼上合编副刊，同吃辣椒、菠菜，同看最后的清样。当29岁的胡也频穿着沈从文的海虎绒袍子慷慨就义之后，丁玲和沈从文之间的友谊受到了一次严酷的考验。应该承认，由于丁玲、胡也频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逐渐“左”倾，沈从文跟他们之间精神上的距离也随之拉大。沈从文愈来愈感到自己那“充满弱点性格的卑微庸俗”难于跟他们“走同一

道路”(《记胡也频》),但他们三人毕竟像兄弟姐妹般地相处过,都不愿意看到旧谊的丝缕断绝。因此,沈从文不仅两赴南京营救胡也频,而且后来又毅然陪伴成为新寡的丁玲从上海回湖南老家,将烈士的遗孤交给外祖母抚养。当他们入洞庭、渡沅水、闯过六次盘查关的时候,他们的友谊也在腥风血雨中得到了净化与升华。

令人遗憾的是,丁玲和沈从文之间的友谊终于在半个世纪之后悲剧性地终结,其公开表现之一是丁玲《也频与革命》一文的发表。这篇刊登于《诗刊》1980年3月号的文章,将沈从文的《记丁玲》一书称为“一部编得很拙劣的‘小说’”,并斥责了沈从文“对革命的无知、无情”,乃至“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”。沈从文对丁玲这篇文章所做出的反应,则是在编定12卷本《沈从文文集》时,断然抽出了《记丁玲》《记丁玲续集》两书,并在致友人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。至此,这两位文学大师的矛盾就完全暴露在热爱他们作品的读者面前。不过,作为局外人的读者仅仅感到他们友谊裂缝的不可弥合,而对这条裂缝的初现及其扩展过程却不知其详。

1986年3月4日,82岁的丁玲在经历了“魍魉世界”和“风雪人间”之后离开了人世。这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弥留之际写下的最后一行字却是:“你们大家高兴吧,我肯定

能成佛。”直到神志不清时，她还清晰地一字一顿地对秘书说：“我早成佛了。”两年后的5月10日，沈从文也走完了他86年的人生旅程。他的遗言是：“死后不举行仪式，不要宣传，不发消息，不开追悼会。”这一连四个“不”字，清楚地表明他对人世的褒贬、荣辱视若浮云。这种超然于物外的气度，也近乎于佛家的心态。

然而，幸存在莽莽红尘中的好事的人们却无法像已故者那样超然。由于立场、观点、情感的差异以及种种复杂错综的社会关系，他们不仅对于活人的是非功过争论不休，而且对于判断死者生前的恩怨也仍然有着不知疲倦的兴趣。于是，在沈从文去世半年后，作家徐迟在《长江文艺》（1989年1月号）上率先披露了沈从文1980年7月2日给他的一封长信。沈从文写道：

……听人说，我的作品近于抒情诗，用法文译较易传神。这多属于“正面”的。当然还有“反面”的，也值得欣赏，即《诗刊》三月份上中国“最伟大女作家”骂我的文章，不仅出人意料，也为我料想不到。真像过去鲁迅所说“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”，狠得可怕！乍一看来，用心极深，措辞极险，但是略加分析，则使人发笑，特别是